

追赶队伍的
女兵们

十月文学丛书

SHIYUE
WENXUE
CONGSHU

北京出版社

追赶队伍的女兵们



北 京 出 版 社

十月文学丛书

追赶队伍的女兵们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.75 印张 145,000 字

1981 年 8 月第 1 版 198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14,000

书号: 10071·323 定价: 0.59 元

目 录

追赶队伍的女兵们·····	邓友梅(1)
飞 天·····	刘 克(121)
小镇上的将军·····	陈世旭(177)
罗浮山血泪祭·····	中杰英(201)

追赶队伍的女兵们

邓友梅

一九四七年。华东战场上，在一次战略转移中，有三个女兵掉队了……

周忆严给俞洁包扎磨烂了的双脚，完全忘了在庙门外放哨的高柿儿。听到争吵声，才想起高柿儿半天没动静了。天还没大亮，破庙四邻没人家，她跟谁拌嘴？她到门外去看，高柿儿象端枪似的端着用油布包着的小提琴，押着一个瘦男人和一头瘦驴走进山门。

高柿儿才剃了头，帽子显得旷，穿一身长过膝的军装。那外表，那神情，怎么也不

象是个女孩子。

“你不老实，我拿电气炮崩了你！”小高虚张声势地拍了一下她的“电气炮”，那东西发出一阵又闷又哑的和声。

“长官，老总，”瘦男人又急又怕地说，“我实在是好庄户人！”

“庄户人看见我跑什么？”

“大五更天，你端着那家伙追谁谁不跑？”

小高指指瘦男人头上戴着的呢帽说：“洗脚盆似的，庄户人有戴这个的吗？”

那人赌咒发誓，说这帽子是他从联保主任的包袱里偷的。昨天保公所往滕县城逃跑，抓了他的官差，连人带驴送了他们几十里地，挨打受骂连顿饭也不管。半夜车误住，他借机跑出来，心里觉着太憋屈，随手从车上的包袱里抓了个物件揣进怀里，跑出老远才敢掏出来看，原来是个这！

“你说的我不信！”小高说，“跟我们上司令部去，查清楚再放你！”

“管，管。你查访去吧，谁不知咱二刘是老实庄户主！你们司令部在哪庄呢？”

“这是军事秘密，你跟着走吧。”小高说着就往大殿里走，“这驴反正闲着，顺便带上我们的病号。”

周忆严转身跟进了大殿，悄声说：“看样是个庄家人，不是反动派。”

小高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周忆严说：“那你抓他干什么？”

“要使那条驴！”

“那也不能硬抓呀！”

“我不抓他早跑了。”

“群众纪律！”

“这敌占区的老百姓一点觉悟没有……”

“那就得更得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！只能说服动员，不能强迫。”

“我先强迫，你后动员，不一样吗？要不俞洁怎么行军？”说着她就去收拾俞洁的背包，把被子拿出来往驴背上垫。周忆严端了一茶缸煮熟的南瓜到院里，对二刘说：“老乡，你跑了一夜，大概也饿了，先吃碗南瓜吧。咱新四军有政策，决不冤枉好人。你别害怕。”

二刘看看这个女兵挺和善，肚子也真饿了，一边道谢一边就接过茶缸，用手捏着吃起来。周忆严趁这机会跟他讲新四军出山来打国民党的意义，讲减租减息政策，然后说到要雇他的驴。只要把病号送到地方，照价给脚钱。二刘虽说心里塌实些了，也还不敢说不字。小高不管这些，已经把驴备好了。

俞洁把鞋子、换洗衣服塞进挎包，由小高扶着上了驴。小高在前牵着缰绳，忆严和二刘殿后，就顺着大路向南走。

这三个人掉队，象是命运和她们恶作剧。

总部的文工团，参加一个纵队的庆功大会，到各师轮

流演《血泪仇》。前天才搭好台子，突然通知演出撤销了，要宣传队当晚跟随该师一同转移。在借的服装中，有一件褂子是从十里外一个村带来的。分队长周忆严就命令高柿儿和俞洁去送还，以为这时刚开午饭，相隔只十里地，决不会影响晚上行动。俞洁、高柿儿才走了半个时辰，又来了道紧急命令，叫部队立即出发，目的地是四十里外的燕子崖。周忆严把行军路线和通知，交给房东军属大爷就随队出发了。俞洁和高柿儿送衣服回来，一见通知马上追赶。天黑到了燕子崖，只见周忆严一个人在村外等候。队伍在这里打了个尖，又继续前进了。团长告诉周忆严前进方向是滕县城东一带，要她带领俞洁、高柿儿随后赶到。临出发前，师首长在队前作了攻打滕县的战斗动员。既然要攻坚，当然一两天内不会离开滕县周围，滕县距燕子崖不过九十里地，加加劲一天就能赶到。所以团长还说，一方面要加紧追赶，另一方面也要适当照顾体力。都是女同志，俞洁新参军不久，小高还是个孩子，只要能安全到达就算完成任务，时间倒并不一定非卡在一天之内不可。

在燕子崖老家吃完饭刚交初更时分，俞洁二人已走了六十余里，忆严不好动员她们再接着走，决定宿营一夜。第二天一早下起雨来。上午精力足，路也还没湿透，速度还可以。到中午左右已走了三十余里，到了沂蒙山南麓。这时就听见了滕县方向闷雷似的炮声。三个人又是兴奋，又是着急，随便从干粮袋里抓点煎饼渣吃，就着山泉舀了缸子水喝，又继续赶路。

进入鲁南平原，路上的石头少了，脚下困难可多了。先是不断地滑倒，随着就鞋上的泥越粘越重，走几步就粘上一大团，足有四五斤重，不甩掉迈不动腿，总甩就累得浑身酸疼。小河也多，淌过一道又一道，刚穿上鞋又要脱。忆严和小高是有过锻炼的，索性把鞋洗净别在皮带上，赤着脚前进；俞洁试了试，不行，每走一步都被硌得一咧嘴，便用纱布条把鞋紧紧地绑在脚上。反正已经湿透了，过河也就不再脱呀穿的找麻烦。三个人连跌带滚走了足有两三个钟头，回头一望，都泄了气，他们喝水的山泉旁有棵小槐树，这时还枝枝杈杈看得很清楚。

又走了一个时辰，看看天黑了，雨不停，再望身后的山还是那么近。忆严想天黑之后更不好走，都精疲力尽了，不如早些休息，明天一鼓作气赶上去。这一带是敌占区，冒然进村不安全，就投到路边这座破庙里来。

大殿地上燃着的木柴还没烧尽，不用说前边的部队在这烧饭来着。她们跪在地上吹了几口，借着火苗的光亮看着四面，见神案两边还扔着些烂谷草、断秫秸。周忆严就催着那两人续上柴禾烤衣服，自己点了个草把，把整个大殿又巡视一遍。从神案上找到用日本钢盔盛着的煮南瓜，窗台上捡起个用碗片作的小油灯。她把油灯点着，钢盔放在火上又煮了一阵。三人靠着火堆用手抓着吃。个个吃得咂嘴舔唇，都说从没吃过这么好的南瓜宴。吃完饭，身上也暖过来了，忆严派定放哨的班次，就叫她俩先睡。俞洁起身去睡觉，刚迈了一步，就叫了声“哎呀”，象被钉子钉在

了原地，咧着嘴吸起凉气来。

忆严问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脚不知叫什么扎破了，痛得钻心。”

忆严赶紧扶她坐下，小高端过灯来照着给她脱鞋。等把鞋脱下来一看，哪里是什么扎的！脚被雨水泡软了，她过河不脱鞋，灌进去的砂子把脚掌磨掉一层皮，露着粉红色的嫩肉，经过刚才这一休息，肿胀得象熟透的桃子。俞洁头一次看见自己的脚变成这样，吓得嘴唇哆嗦起来。

忆严说：“别害怕，干一干就会好的。”

她拿出自己的茶缸子，走到外边雨地里，找积水深的地方舀来半茶缸水。用自己的毛巾沾着，给她轻轻擦洗干净。扶她睡下去，又催着小高也躺下，自己便到门洞外放哨去了。

屋里的两个人小声吵起嘴来。

“你哭什么？人家战斗部队讲究轻伤不下火线，重伤不哭，你这连轻伤都算不上！”

“谁哭了，别冤枉人好吧？”

“你肩膀直翻扇，干草都响了，还不承认！”

“我怕明天赶不上队伍，心里着急。”

“俺俩抬也把你抬了去，你急的哪门子？”

“我怕咱仨都赶不上！”

“现在急了，早可不听人劝呢！谁的服装不是在哪儿演从哪儿借？偏你这件就非带着走！”

“我不是为了演出质量吗！”

“是看内容哩还是看衣裳哩？这又不是你那上海的剧团，专靠行头装门面。”

俞洁内心里厌恶透了她在上海小剧团的生活，可又反对别人用鄙视的口气谈论那个团体。她认为说那样话的人看不起她的艺术资历，否认她在艺术上的才能。可是跟小高有什么理好讲呢？这个当交通员出身的小姑娘，连内心世界也男孩子化了，而且是那种满身野性的山村男孩。她背过身去不再跟这小野孩争辩。

小高听听没有反响，也就没了吵嘴的兴致，翻个身打起呼来。俞洁一会儿也睡去，而且睡得很死，小高半夜起来去换岗她一点也不知道。

小高换岗时把她和俞洁争论的事汇报了，忆严批评了她几句，说俞洁在这种情况下能跟着走下来就很不错，对一个大城市来的新同志，能象战斗部队的战士那样要求吗？我们要尽量关心她照顾她，不是急着批评。她命令小高，在追赶部队的这一段时间，必须主动跟俞洁团结好，不要再老三老四地瞎放炮。

忆严觉着刚打个盹，天就亮了。她睁开眼，看见俞洁正冲着一双烂脚发愁，那脚肿得发亮了。忆严打开自己的背包，那里有一套团里演戏用的便衣，是她替服装组背的。还有一件旧衬衣，是她自己的。她把衬衣撕开，小心地把俞洁的脚包起来。俞洁想拦阻已经来不及了，就说：“可惜了。包的再仔细，在烂泥地里一走不也白费了？”忆严没吭声，暗自发愁，不知怎样让俞洁走完下一段路。冒险到

村里找牲口去吗？几里之内看不见有村庄，背着她吗？几十里路程何时能赶到？从昨天半夜起炮声又停了，谁知道情况又有什么变化？

小高抓了这匹驴，虽说应当批评，却把三个人心中的愁云全吹散了。

二

雨停了，大片大片云块你争我赶地向西飞驰，太阳不时地露出脸来，把田野照得金光闪亮。庄稼叶子上挂满沉重的水珠，田里道上横淌竖流的都是水，那声音听起来很欢快。

骑上驴，赶队伍有了把握，也免除了步行之苦，俞洁从心里到脸上都开朗了。小高见俞洁脸上没了愁云，想到很快就要归队，也觉着浑身轻快。这时周忆严为了弥补可能造成的坏影响，又进一步对二刘作宣传工作。二刘看出这三个女兵只不过是骑他的驴，并无恶意，换了国民党军队，打着骂着不也得送吗？何况人家善说善讲的呢。心里也舒展开了。

小高拉着缰绳问俞洁：“你看咱俩象干啥的？”

“干啥的？”

“走娘家。俺那儿小媳妇走娘家都骑驴，她男人给她拉着缰绳。”

“要死，叫你哄了！你把缰绳给我自己拉着好不好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那多有趣，象骑在马上将军似的。”

“驴一调皮，怕不把你这个将军摔成泥胎！”

“这驴的样子满老实，给我自己拉一会儿。”

小高把缰绳给了俞洁，驴当真老老实实一步一摇头地往前走。

天上一阵轰响，来了几架飞机。忆严喊了声：“注意！”可是飞机并没降高度，在西边盘旋一圈又拐向东飞去了。

俞洁见小高找来牲口，自己却辛辛苦苦背着背包在泥地里奔走，既感激又歉疚。平日那些嫌隙，显得没意思了。一半认真，一半也是表示友好地问：

“听说当交通员，每天出生入死，你是怎样习惯的？”

“我们家是交通站，打记事就看我爹、我嫂子跑交通，看惯了。”

“那生活一定很有趣吧？”

“赶不上文工团热闹，干什么大家都大家在一块儿，当交通执行任务一个人的时候多。”

“你几岁开始干的？”

“九岁！”

“我的天，你不害怕？”

“净急着完成任务，腾不出功夫来害怕。”

“满危险啊！”

“赶上扫荡，当老百姓一样危险。”

俞洁想问高栎儿参加工作的经过，想起曾经为此惹起

过不愉快，把话又咽下去了。

天朗气清，被雨水冲洗过的庄稼绿油油、光闪闪。哗哗的流水声，达达的驴蹄声，云雀叫，蛐蛐鸣，一片和平景象。俞洁随着毛驴的脚步，有节奏地摇晃着，不由地哼起一支早已忘记了的歌儿来：

柳叶青又青，
妹在马上哥步行，

.....

唱了两句，觉得在革命环境中唱这种歌曲不甚妥当，改成了只哼曲调。

几十米开外，是个交叉路口，一个披着被单的妇女，也骑着一头驴，匆匆地由东向西走了过去。后边紧跟着一个穿长衫和一个短打扮的男人，也走了过去。可那条驴走出几十步后一回头，发现这边有它一个同类，四个蹄子一撑，扭起脖子啊呀啊的打起招呼来。那条驴还没叫完，俞洁胯下这一头也把脖子一伸，高声回答。

二刘这时落在驴后几十步远，急喊：“快拽紧了缰绳！”俞洁还没听明白，那头驴一个蹿高，窜到了路边庄稼地里，四个蹄子趴开，箭也似地朝横道上那条驴奔去了。俞洁吓得脸煞白，尖着嗓子叫：“拦住它呀，拦住它！”那边跟驴的两个男人听到喊声，朝这边一望，短打扮的男人急忙来拦阻俞洁骑的驴，穿长衫的却转身往南跑去。

对面那条驴发现两个监视它的人各奔东西，就连叫带跳在原地绕开了圈子。一圈没绕完，它背上那个妇女就跌倒在路旁水沟里了，那驴也迎着它的同类跑来。短打扮的人还没抓住俞洁的驴，听到背后驴蹄踏地的响声，知道是自己的驴来抄了后路，扔下俞洁的驴又去抓自己的驴。那驴岂容他随便抓？转身尥了一蹶子，又朝西跑。这边俞洁的驴看到那驴的手段，得到启发，也仿照同样的姿势尥了一蹶子，把俞洁掀到棉花地里，胜利地鸣叫着追随它的同伴而去。二刘也不顾俞洁在泥中挣扎，紧追着驴屁股向西跑。两条驴和两个赶驴的人喊着、骂着，转眼拐到青纱帐后边去看不见了。

小高过来扶俞洁，忆严就去照看摔在水沟里的妇女。那个女人蒙着个被单，既不叫喊，也不呻吟，只是两脚蹬着要往起爬，却又爬不起来，忆严赶紧过去搀扶。那女人回过脸来，忆严吓了一跳。怪不得这人一声不哼，原来嘴上塞着块脏手帕！满脸连泥带水，看不出模样来。忆严赶紧把她嘴里的手帕掏出来。那女人急促地问：“你们是新四军吗？”忆严说：“是。”女人说：“我是烈属，你们救救我，快抓那两个人贩子！”忆严忙问：“哪一个？”女人说：“两个都是。噢，你先解开我的手。”忆严掀起被单来，才看见这女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。忆严一面冲小高她们喊：“快去抓那两个男人！”一面急忙给女人解绳扣。

小高听到忆严喊，赶紧往西追；俞洁跟着跑了几步，脚疼蹲在地下。忆严把绳扣解开，就和那女人掉头往南

追。穿长衫的人原先躲在一座大坟后边看动静，听到忆严喊抓人，又听见脚步声，这才拔腿逃跑。忆严和那女人看见穿长衫的背影，就一口气的追了下去。忆严边追边喊：“站住，不站住我开枪了。”那人脚下更加快了。忆严掏出手枪朝那人打了一枪，没有打着，再打，卡壳了。两个女人哪里追得上个壮汉？终于那人钻进一片高粱地不见了踪影。两个追的人早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忆严和那女人回到路边，小高也回来了。她追了半天连个鬼影子也没看见。两个脚伕都骑着驴跑了，倒是把俞洁的军用被叠成一叠，放在了地头。

那女人蹲到沟沿上洗了个脸，这才看出是个健美的小媳妇。头上扎着白头绳，黝黑的脸上泛着红晕；头发、眉毛又黑又亮，腰板挺直，胸前高高地凸起。虽是满脸气恨，嘴角却向上翘着，仿佛在笑。

三个人都询问她的来历。

她叫二嫚，原是枣庄街上人。三岁上爹爹死在矿坑里，随娘改嫁到东边一个小村。后爹以赶脚为名，作黑路买卖。在二嫚六岁时，他把二嫚卖给了津浦路边姓宋的当童养媳。宋家只一个孩子，比二嫚小两岁，老夫妻是厚道人，把二嫚当自己的女儿看待。小夫妻从小象姐弟一般相处，上头之后也感情很好。

宋家地亩不多。离铁路线近，农闲时候二嫚的男人常去车站找点零活补助家用。一来二去，结识了铁道游击队的人，作了秘密队员。

铁道队神出鬼没，打鬼子杀汉奸，在铁路沿线威名很盛。宋老伯是有血性的人，当年在铁路上做过工。知道了儿子的秘密，并不阻拦，反倒常劝二嫂不要扯儿子后腿。日本投降后，铁道队进了山，合并到主力部队去了。人们这才知道二嫂的男人当了八路。保甲长们就接二连三的来宋家敲诈勒索。

去年冬天，大部队从山里开出来，男人回来一次，膀大腰圆，完全是个老兵的派头了。在家住了一夜，给她讲了半夜的革命道理。她趴在他胸口上听着，一声不吭，心里想：“这是俺那个人吗？他咋懂这么些事哩！”他劝她安心等他，把照顾老人、支撑家务的担子担起来，她推了他一把：

“这两年你不回来，俺都让老人冻着饿着啦？”

他走后的几天，连日价炮响，枣庄打破了，济宁攻开了，国民党的快速纵队消灭了。一个消息接一个消息传来。她心里说：“这都有俺那人一份功劳呢。”整天笑嘻嘻的，家里地里忙个不停。保长甲长见了她象猫避鼠似的，老远就赔笑脸，打鞠躬，她把头扬得高高地，不拿正眼瞧他们。

突然，一夜之间部队全往北撤了。她想队伍来时从这儿过，回去也该打这儿走。就倚在门边槐树下，跷着脚往路上看。等了大半天，来了几位首长和同志，他们眼睛低垂着，托着男人的遗物和烈属证……

婆婆倒在炕上了，公公象呆了似地成天一言不发。她